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八十一　八十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學録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馬錦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八十

宋

徽宗皇帝

崇寧三年春正月鑄當十大錢

蔡京當政將以利惑人主乃用其黨陝西轉運副使許天啓言請鑄當十錢蠲私鑄人為官匠并其家設營以居之謂得昔人招納天下亡命即山鑄錢之意其錢惟令陝西鐵錢地分鑄造却于銅錢地分行使議者多言非

便帝亦知其不可而卒從之時京又以河東運判洪中孚言遼夏以中國錢鐵為兵器若雜以鉛錫則脆不可用乃改鑄夾錫錢即令許天啟推行其法每夾錫錢一折銅錢二至大觀元年乃降錢式及錫母于鑄錢諸路先是錢制有銅有鐵折二折三當五隨時立制慶歷中范雍知永興軍始請鑄折十錢盜鑄者衆公私病之後改折二盜鑄乃息至是復行當十錢又兼行夾錫錢法由是益壞

命方士魏漢津本蜀黥卒定樂鑄九鼎

帝銳意制作以文太平蔡京復每為帝言方今帛幣所積贏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帝惑其說

吹竹繫黍自伶倫置律以來未之有改漢津膚妄誤解夏禹以身為度之文輒用帝指寸節短

制作營造之事漸興至是京客劉昺字子蒙開封人為大司樂引蜀方士魏漢津見帝獻樂議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為度之文漢津謂禹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為宮聲之管又用第四指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為商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節三寸謂之物指裁為羽聲之管第二指為民為角大指為事為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為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為九寸即黃鐘之律定矣黃鐘定餘律從而生焉乃取帝指三節三寸為度定黃鍾之律請先鑄九鼎以備百物之象然後均弦裁管為一代之樂制帝從之漢津本剩員兵士自云居蜀師事唐仙人李良授鼎樂之

長裁為律管矣人之體身短長不齊將易一帝即易一律乎一時君若臣無能辨其誕謬方詡鑄鼎制樂究過古人多見其不知量也

法皇祐中與房庶俱被召至京而黍律已成不得伸所學而退或謂漢津嘗被執役于范鎮竊見其制作因掠取之蔡京神其說託之于李良云然漢津曉陰陽數術多奇中嘗說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人未之信也

三月令天下坑冶金銀悉輸內藏

大內災

夏四月罷講議司

詔諸州見行新法文字許直達尚書省其講議司官屬依制置三司條例司例推恩自張康國字賓老揚州人以

下遷官者幾四十人尚書省復言追復先朝法度以來無慮千百數尚懼講求未盡乞令諸路官司有未興復者各具以聞從之

王厚復鄯廓州（注見前）五月封蔡京為嘉國公以厚為武勝節度留後

厚帥大軍次湟命高永年（本河東蕃官）將左軍別將張誠將右軍自將中軍期會宗嘓爾（舊作宗哥今改）川（在西寧縣西東北流入湟河）羌置陣臨宗水（即宗嘓爾川宋史地理志宗水南有宗谷口後訛曰宗哥因以

城名倚北山希斯羅斯張黄屋建大旆乘高指呼望中軍旗鼓爭赴之厚麾遊騎登山攻其北親帥彊弩迎射羌退走右軍濟水擊之大風揚沙翳羌目不得視遂大敗戰首四千三百餘級俘三千餘人羅斯以一騎馳去其母龜兹公主與諸酋開城門降厚計羅斯必且走青唐將夜追之童貫以為不能及遂止師下青唐知羅期留一宿去貫始悔之厚將大軍趨廓州羌酋喇實鈞凌結舊作落施軍令結今改以衆降遂入廓州詔

加京司空封爵而越拜厚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

置京西北路交子所

蔡京請置京西北路專管切幹通行子所交倣川峽路立偽造法通情轉用并鄰人不告者皆罪之私造交子紙者罪以配徒已而令諸路更用錢引凖新様印製四川如舊法惟閩浙湖廣不行錢引趙挺之以為閩乃京鄉里故得免焉

六月圖熙寧元豐功臣于顯謨閣

王安石以學術文其堅僞殃民悞國實為名教罪人乃竟以之配享廟庭位躋十哲之右噴聖褻殺莫此為甚且未幾而追封王爵並以狂躁險狠之王雱從祀而廡其視明李之議以魏璫配享相去蓋無幾矣

以王安石配享孔子

辟雍初成詔荊國公王安石孟軻以來一人而已其以配享孔子位次孟軻吏部尚書何執中字伯通處州龍泉人請開學殿使都人縱觀

置書畫算學

書學習篆隸注見前草漢黄門令史遊解散隸體作章草後漢張芝變為今草三體明說文漢許慎纂字說即王安石所撰爾雅晉郭璞注博雅隋曹憲撰方言漢揚雄撰其說文則令書篆字著音訓餘書皆設問答

以所解義觀其能通書意與否畫學以不倣前人而物之情態形色俱若自然筆韻簡高為上算學以九章算術也周公所作凡九篇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均輸方程旁要贏不足鉤股見後漢書注周髀即蓋天之說周公受之商高周人志之故曰周髀髀股也股者表也見晉書天文志及假設疑數為算問仍併歷算三式天文書為本科其生皆占經以試其取士法畧如太學上舍三等推恩以通仕登仕將仕郎為次未幾即罷

重定黨人刻石朝堂

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為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于朝堂餘並出籍自今毋復得彈奏戶部尚書劉拯字彥修宣州南陵人言漢唐失政皆自朋黨始今日指前日之人為黨焉知後日不以今日為黨乎大抵人之過惡自有公論何必悉拘于籍而禁錮之哉蔡京大不懌風臺臣劾之出知蘄州

秋七月復行方田法

八月許將罷

將居政府十年不能有所建明中丞朱諤字聖與秀州華亭人收將舊謝章表析文句以為謗且謂將在元祐則盡更元豐之所守居紹聖則陰匿元祐之所為遂罷知河南府諤蔡京黨也

九月以趙挺之吳居厚為門下中書侍郎張康國鄧洵武為尚書左右丞

紹聖中蔡京治役法薦康國為屬及京當國定當籍議紹述康國皆預密謀故京引援之甚力自福建轉

額斛代發之法本常平遺意而地當運道要衝紓民兼以濟運立制頗為無弊蔡京貪鄙止圖庇其姻黨遂致糶本匱竭上下交病視熙豐之政法同為民害而王安石止于不恤人言猶未若京之徇私專利也

運判官不三歲入翰林為承旨遂拜左丞

以胡師文為户部侍郎

初東南六路糧斛自江浙起綱至於淮甸以及真揚楚泗為倉七以聚蓄軍儲復自楚泗置汴綱般運上京以江淮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收上價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于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歲歉則令

民納錢民以為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其法良善及蔡京當國始求羨財以供侈費于是以其姻家胡師文為法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為户部侍郎自是繼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竭不能增糴儲積漸空而輸般之法壞

罷科舉法

時雖設辟雍大學以待士之升貢者然州縣猶以科舉貢士蔡京以為言遂詔天下取士悉由學校升貢

其州郡發解凡試禮部法並罷而每歲試上舍生則

差知舉如禮部法云

冬十二月復封孔子為衍聖公

是歲大蝗

以陶節夫字子禮鄱陽人經制陝西河東五路

初蔡京任節夫師鄜延節夫誕妄將甚每進築一城

寨即奏云此西人要害必爭之地未一年自常調遷

至樞密直學士然未嘗遣一騎一卒出塞蓋與敵戰

京卞弟兄用心巧詐畧同閹寺之不可與兵非卞獨明而京獨昧蓋京時創其説以為帝能之

則有勝負獨進築則無虞又皆遠靈武數百里之地敵所不爭故皆得就功論賞而京力主之奏使經畧五路先是秦鳳招納司言階州生蕃納土得邦疊潘三州計二千五百里大小首領一百二十人于是本路經畧胡宗回等俱進秩然所奏實皆誕妄邦州地在今四川松潘衛疊州注見前潘州宋初吐蕃巴勒結地故名松潘衛舊有上中下三潘州路接洮岷今漳臘營即故下潘州地

乙酉 四年春正月蔡卞罷

卞居心傾邪一意婦翁王安石所行為至當以兄京晚達而位在上致已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

由而下即借其說以為指撝之計正不得以一言偶中必是下而非京遂從而定其優劣也即其骨肉之間傾軋已如陌路又安望其利人家國耶

至是京請以童貫為制置使卞言不宜用宦者必誤邊計京于帝前詆卞卞求去遂出知河南府

以童貫為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畧安撫制置使

三月王江蠻即古州蠻古州在今貴州永平府西北與廣西柳州府接界州西有江曰古州江亦曰福祿江廣西右江之上源也流逕柳州府懷遠縣縣舊名王口岩羣蠻居此故有王江之名內附詔置懷遠軍今為懷遠縣

續綱目是條提綱作黎峒王江蠻內附考黎峒蠻乃黎母山黎人宋史別有黎峒傳與王江各不相涉徽宗紀但云王江蠻歸順並無黎峒字惟王祖道傳云黎人願為王民請置鎮州于黎母山心奏在大觀元年亦非崇寧四年事也續綱目誤以黎峒為溪峒遂與王江混而為一今依本紀書

綱節採王祖道傳作目而以黎峒事附注曰後

自蔡京以開邊蠱上由是邊臣皆欲乘時邀取富貴

知桂州王祖道字若愚福州人誘王江蠻楊晟免等使納土

誇言向慕者百二十峒五千九百家十餘萬口又稱

王江山川形勢據諸峒要害宜開建城邑置諸峒司

主之詔從其請以王口砦為懷遠軍尋改平州又分

其地置允格二州允州以安口隘置格州以中古州置尋改從州故城俱在今黎平府

永從縣增設提舉溪峒宮後二年祖道復言黎人歸化請于黎母山心置鎮州為下

為晉府諮從之賜軍額曰靜海 黎母山今在廣東瓊州府定安縣西南山有五峯亦名五指山黎人錯處其間其服屬州縣者為熟黎其居山峒無征徭者為生黎鎮州政和中廢故城在今瓊州府感恩縣考宋時雷瓊厓萬諸州俱屬廣南西路故祖道奏請建置

復銀州

竄知慶州曾孝序 字逢源泉州晉江人 於嶺南

初孝序察訪湖北過闕與蔡京論講議司事曰天下之財貴于通流取民膏血聚於京師恐非太平法京銜之遂出知慶州至是京行結糴 始于熙寧中以川茶市易軍儲運給

熙河謂之結糴其後蔡京復行之陝西俵糴亦始于熙寧中以米鹽鐵鈔在京糶米付都提舉市易司貿易度民田入多寡豫給錢物秋成于澶州北京及緣邊入粟米封樁謂之俵糴後蔡京命坊郭鄉村以等第給錢俟收以時價入粟邊郡之法盡括民財充數孝序上書曰民力殫矣一有逃移誰與守邦京益怒遣御史宋聖寵劾其私事追逮其家人鍛鍊無所得但言約日出師幾誤軍期除名竄嶺表

夏人寇涇源遂誘吐蕃圍宣威城本蘆牛城崇寧中改名今在西寧府西寧縣北

執知鄯州高永年殺之詔貶王厚為郢州防禦使

蔡京使王厚招夏綽羅舊作卓羅今改右廂監軍曰木多舊作仁多今改保忠厚言保忠雖有歸意下無附者章數上京

責厚愈急厚遣弟詣保忠還為夏所獲遂追保忠赴

牙帳厚以保忠縱不為夏所殺亦不能復領軍政使

得之一匹夫耳何益于事京怒必令招致之夏乃點

兵延衛慶三路各數千騎出沒聲言假兵于遼而朝

延用京計又命西邊能招致夏人者毋問首從賞同

斬級令陶節夫在延安大加招誘夏主遣使異請皆拒之又令殺其放牧者夏人遂入鎮戎畧數萬口與羌酋希斯羅斯合兵廹宣威城知鄯州高永年出禦之行三十里為羌人所執都爾伯謂其下曰此人奪我國使我宗族漂落無處所遂殺之探其心肝食焉已而羌衆復焚大通河橋宋置大通城今為衛屬以西寧府河橋在今衛南叛湟鄯大震事聞帝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字子文成化人等十八人姓名敕御史侯蒙字元功高密人往秦州逮治

蒙至秦仲武等因服聽命蒙諭之曰君等皆侯伯無庸辱獄吏第以實對獄既具蒙奏言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子玉縊而晉侯死孔明亡而蜀國輕今羌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由之以死是自戕其肢體也欲身不病得乎帝悟釋不治唯王厚坐逗遛降授郢州防禦使未幾夏人復入鄜延將劉延慶等敗之　劉延慶保安軍人

置議禮局

初太祖命聶崇義重集三禮圖劉温叟等撰開元通禮景祐中賈昌朝撰太常新禮及祀儀皇祐中文彦愽撰大享明堂記嘉祐中歐陽修撰太常因革禮元豐中宋敏求詳定朝會儀注祈禳蕃國喪葬禮總百六十三卷帝以為未備置議禮局于省尚書命詳議官具禮本末議定請旨以給事中劉昺領其事

夏四月遼人來聘遣翰林學士林攄字彦振福州人報之

遼為夏人求還侵地及退兵也

五月除黨人父兄子弟之禁

六月趙挺之罷挺之于四月三月為尚書右僕射

初帝以蔡京獨相謀置佑輔京力薦挺之及既相與京爭權陳京奸惡且請去位以避之遂罷

秋七月置四輔郡

右司諫姚祐字伯受湖州長興人請置輔郡以拱大畿詔以潁昌府為南輔升襄邑縣為拱州為東輔鄭州為西輔澶州為北輔各屯兵二萬重其資給蔡京欲兵權歸

在德不在鼎今古不刊之論即禹鼎果傳于後亦不過一尋常古器耳秦皇使人没水求之已為愚陋徽宗乃自行鑄造設立多名益荒誕不經矣至酌獻時

已故也

還上書流人

八月新樂及九鼎成九月受朝賀于大慶殿

九鼎成奉安于九成宮以蔡京為定鼎禮儀使帝幸宮行酌獻禮鼎各一殿周以垣牆上施埤垸墁如方色外築垣環之中央曰帝鼐北曰寶鼎東曰牧鼎東北曰蒼鼎東南曰岡鼎南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曰皛鼎西北曰魁鼎又鑄帝坐大鐘及二十四氣鐘時制新樂亦成賜名大晟置之大晟府建宮屬九月帝受賀于大慶殿

寶鼎忽破或鍊治不良所致若竟以為兆方亂兆則不免附會可笑試思妄作之罷何所關係而鄭重視之乃爾耶

林攄阿附蔡京奉使辱命受侮而歸乃不治其罪而反與遷秩及遼使責言失禮又不能詰其空館舍絕

加號魏津漢虛和沖顯寶應先生帝之幸九成宮也酌獻至兆方寶鼎鼎忽破水流溢于外或者以為兆方致亂之兆

詔徙元祐黨人於近地惟不得至畿甸

冬十一月林攄還自遼攄之使遼也蔡京使其激怒以啓釁攄遂恣情不遜遼人大怒空客館絕烟火三日乃遣還凡饔餼祖犒皆廢歸復命議者以為怒鄰生事猶除禮部尚書遼

烟火之悖慢而遽出驚以謝之始之賞制于權相繼之罰壓于强鄰徽宗但拱手聽之其何以為國耶

人以失禮来言始出知潁州

以朱勔領蘇杭應奉局及花石綱

先是蘇州人有朱冲者及其子勔俱給事蔡京所京竄其父子姓名于童貫軍籍中皆得官帝頗垂意花石京諷冲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黄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舳艫相銜于淮汴號花石綱乃命勔領應奉局及綱事勔指取内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千百萬計於是搜巖剔藪幽隱不置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黄封表識使護視之微不謹即被以大不恭

罪及發行必撤屋壞墻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為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速民願是役者傾家破産或鬻賣子女以供其須斲山輦石程督慘刻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得乃止至載諸道糧餉綱旁羅商船揭所貢暴其上篙工柁師倚勢貪横凌虐州縣道路以目

方士魏漢津死賜號嘉成侯

漢津年九十于京師賜號嘉成侯詔于鑄鼎之地作寶成宮置殿以祀黄帝夏禹周成王周公旦召公奭置堂以祀唐李良及漢津

丙戌 五年春正月彗出西方長竟天以吳居厚為門下侍

郎劉逵字公路隨州人為中書侍郎詔求直言毀黨人碑復謫者仕籍

帝以星變避殿損膳劉逵方拜中書侍郎即請碎元祐黨人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黄門至朝堂毀石刻翼日蔡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尋以太白晝見赦除黨人一切之禁權罷方田之法及諸州歲貢供奉物詔崇寧以來左降者無問存沒稍復其官盡還諸徙者

人主競業為懷即當重熙累洽殷阜久安猶當時存持盈戒滿之懼若泰心一萌則乘以怠肆鮮有不流于宴安酖毒者是以

二月蔡京有罪免

京懷奸植黨貶斥羣賢增修利財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為說每及前朝惜財省費者必以為陋至于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時天下久平京都帑庾盈溢遂倡為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帝嘗大宴出玉琖玉巵示輔臣曰欲用此恐人以為太華京曰臣昔使契丹時玉盤琖夸臣謂石晉時物南朝無此今用之上壽于禮無嫌帝曰先帝作一小臺上封事者甚衆朕畏其言此器已就久矣儻人言復興久當莫辨京曰事苟當

中天極盛之時堂廉尚不忘交儆而衰世之臣乃倡為豐亨豫大之說以惑其君甚矣其佞也況徽宗時歲幣困于遼兵餉困于夏復經熙豐剝喪之餘帑庾之所儲有幾且壤地日蹙民怨日滋又何豐豫之足云乎

于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當享天下之奉區區玉器何足計哉帝悅其言乃置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所其名雖出大率爭以奇巧為功而花石綱之害為尤甚及彗星見帝悟其姦凡所建置一切罷之而京免為中太乙宮使留京師

以趙挺之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蔡京既免帝召見挺之曰京所為一如卿言復拜右相挺之欲劉逵同心輔政凡京所行悖理虐民之事稍稍澄正之挺之多知慮後患每建白務開其端而使逵畢說逵亦欲自以為功直情不顧

人君顧畏天命敬凜惟在乎時臨事修省已為無及況事天以實不以文區區求言果足以感休和而弭災沴乎乃徽宗謫見則略有戒心變消則復萌侈志直是以虛文為救急之具矯誣天聽其無當于居高之鑒審矣

初蔡京興邊事用兵累年至是帝臨朝語大臣曰朝廷不可與四夷生隙釁端一開兵連禍結生民肝腦塗地豈人主愛民之意哉挺之退謂同列曰上志在息兵吾曹所宜將順時執政皆京黨但微笑而已

三月罷求直言

以星變已消也尋復方田諸法及諸州歲貢供奉物

許夏人平

廢銀州為銀川城罷五路制經司徒陶節夫知洪州

夏五月行紀元歷

劉昺所造也

秋七月庚寅朔日當食不虧

冬十二月戊午朔日當食不虧羣臣稱賀

劉逵罷

蔡京令其黨進言于帝曰京之改法度皆禀上旨非私為之今一切皆罷恐非紹述之意帝感其說復有用京之心然羣臣未有覺者鄭居中字達夫開封人往來鄭妃開封人父紳所知之即入見言陛下所建立皆學校禮樂居養安濟等法乃厚下裕民何所逆天而致咸

譴乃更張邪帝悦其言退語禮部侍郎劉正夫（字聽初衢州西安人）正夫因請對語與居中合帝遂疑逵擅政于是京黨御史余深（福州人）石公弼（字國佐越州新昌人）論逵專恣反覆陵蔑同列引用邪黨出知亳州

（丁亥）大觀元年春正月復以蔡京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吳居厚罷以何執中為中書侍郎鄧洵武梁子美（須城人適之子）為尚書左右丞

子美初為河北轉運使傾漕計以奉上（捐緡錢三百萬市北珠以進北珠出于女真子美市于遼遼嗜其利虐女真捕海東青以求珠女真由是怨遼北珠即東珠出混同江海東青鷹名俊健能擒天鵝从白者尤異出黑龍江左右）用是貴顯洵武與妖人張懷素之黨連婚未幾懷素謀反朝士多誅連者洵武亦坐免

三月以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尋罷

初居中置學士院自言為鄭貴妃從兄弟妃家世微亦倚為重及居中入樞府妃時已貴重于居中無所

賴乃用宦者黄經臣計以親嫌為請改授中太乙宫使居中不懌蔡京為言宥府本兵樞府出納密令取宥密之義故曰宥府專掌兵柄故曰本兵之地非三省執政用親無嫌經臣沮之于是居中疑京援已不力稍怨之

以蔡攸字居安京長子為龍圖閣學士兼侍讀

初元符中攸監在京裁造院帝時為端王每退朝攸適趨局遇諸塗必下馬拱立王問知為攸心善之及即位遂有寵自鴻臚丞賜進士出身拜秘書郎歴官

集賢修撰京再入相遂進學士

立八行取士科

八行者孝友睦婣任恤忠和也凡有此八行者即免試補太學上舍知台州李諤文以徐中行字德臣台州臨海人薦中行聞之盡毁其所為文入委羽山在台州府黄巖縣南一名俱依山以避之或問之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歟

夏五月以蔡薿字文饒開封人為給事中

疑以諸生試策揣蔡京且復用即對曰熈寜之德業足以配天不幸繼之以元祐紹聖之賛述足以永頼不幸繼之以靖國陛下兩下求言之詔冀以聞至言收實用也而見于元符之末者方且幸時變而肆姦言乘間隙而投異意詆誣先烈動揺國是顧逆處其未至而絶其原于是擢為第一以所對頒天下甫觧褐即除秘書正字未踰年至侍從前此未有也

詔諸路監司勿任元祐學術者

秋九月貶侍御史沈畸字德侔湖州德清人監信州酒稅竄御史蕭服字昭甫廬陵人于處州

蔡京怨劉逵會蘇州盜鑄錢獄起京欲陷逵婦兄章綖兄弟遣開封尹李孝壽鞫之株連者千餘人彊抑使承死者甚衆京猶以為緩遣侍御史沈畸御史蕭服往代畸至蘇即日決釋無左證者七百人歎曰為天子耳目司而可傅會權要殺人以圖富貴乎遂閲實平反以聞京大怒貶畸監信州酒稅服覊管處州

而縱竟竄海島

故直秘閣程頤卒

頤于書無所不讀其學本于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標指而達于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卒得孔孟不傳之學為諸儒倡著易春秋傳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士而劉絢字質夫常山人李籲字端伯洛陽人謝良佐游酢字定夫建陽人張繹字思叔河南壽安人蘇昞字季明武功人呂大臨字與叔大防弟大鈞字和叔亦大防弟

尹焞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成德尤著世稱頤為伊川先生

卒年七十五約學力不倦頤每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若約者吾無疑焉仕終太常博士顧頤稱其才器可大任又言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詖使學者視傚而信從之顧與劉絢有力焉仕終校書郎良佐學問該贍事有未徹則顏有泚嘗與頤別一年復來見頤問所進對曰但去得一矜字耳頤喜曰是子可謂博學切問而近思者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在程門號四先生仕終監西京竹木場酢初與凡醇俱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頤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及程顥與扶講學酢盡棄故所習而學焉仕終知濠州繹家世甚微傭力于市後發憤力學遂以文名會頤自涪還河南繹往受業頤稱其穎悟嘗曰吾晚得二士謂繹與尹焞也昞始學于張載而事二程卒業任為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邪等人

莊周象罔之説本屬寓言若小白所見乃委蛇非象罔亦但云捧首而立不言有兩首蔡京輿

編管饒州卒大鈞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必自此始張載每歎其勇為不可及仕終陜西轉運從事大臨通六經尤邃于禮每欲擬習三代遺文舊制令可行不為空言以拂世矯俗仕終秘書省正字時舉熙寧進士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于頴昌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及顥卒復師事頤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門外雪深一尺矣宣和初蔡京薦于朝事詳後

冬閏十月以林攄為尚書左丞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

居中既怨蔡京遂陰與張康國比而間京都水使者趙霆得龜兩首于黃河獻以為瑞京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霸者也居中言首豈有二人皆駭異

稽妄引欺敵固無可辭然竟以此為京罪亦所謂問無當決而已至鄭居中冒附戚畹以進始比蔡京而旋怨之其向背亦惟利是視不可以一事立異而薄其責也

而京獨主之殆不可測帝命棄龜金明池謂居中愛已故申前命

流太廟齋郎方軫于嶺南

軫上書言蔡京睥睨社稷內懷不道專以紹述熙豐之說為自媒之計內而執政侍從外而帥臣監司無非其門人親戚京每有奏請盡作御筆行出語人曰此主意也明日不行又語人曰京實啟之也善則稱已過則稱君必欲陛下斂天下之怨而後已自元符

末陛下嗣服忠義之士投匭者無日無之京兮為邪等黥配編置不齒仕籍則誰肯為陛下言哉京又使子攸日以花石禽鳥為獻欲愚陛下使不知天下治亂臣以為京必反也請誅京詔宣示京京請下較獄竟流嶺南

十一月壬子朔日食

蔡京以不及所當食分率羣臣稱賀

十二月置黔南路加蔡京太尉召王祖道為兵部尚書

南丹州地本蠻峒宋置州今屬廣西慶遠府與宜州注見前及西南夷接壤世為莫氏所居自置刺史王祖道欲取之乃誣其酋莫公佞阻文蘭州宋羈縻州故地俱在今慶遠府東蘭州界不令納土發兵討之擒公佞以南丹州為觀州公佞弟公晟結溪峒報復侵掠城邑殺刺史蔡京匿不以聞特置黔南路領庭孚平允從宜柳融及觀九州京以功加太尉而名祖道為兵部尚書祖道在桂四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諸夷建城邑調兵鎮戍輦輸內地錢帛鹽粟無復齊限地瘴癘戍者十亡五六實無尺土一民益于縣官時廣西南路

轉運副使張莊與祖道表裏遂以代其任後莊及龐恭孫趙遹程鄰皆以拓地受上賞大抵皆規模祖道云　張莊應天人龐恭孫字德孺籍之孫趙遹開封人

涪州夷內附以其地為珍承州

珍州唐置後沒于蠻宋復建地在今直州遵義府桐梓承州今置今遵義府綏陽縣

知涪州龐恭孫誘之也

既而恭孫奏渝州南平夷內附置溱播州及遵義軍又奏瀘州夷納土置純滋州每閒一城恭孫輒得褒遷進知成都府又誘降威茂夷置祺亨州恭孫在西南二十年所得州縣多張名簿實瘠鹵不毛地繕治轉餉為蜀人病未幾皆廢　溱播州注俱見前遵義軍今為府屬貴州滋州宣和中廢為武都城今在遵義府懷仁縣純州宣和中廢為九支城今在瀘州祺州本

九鼎未已而八寶印因之且以璽數比例秦政其取法已甘居下流而受命鎮國諸名目尤李誕無據佞臣遂因此表賀君日

米羈縻保州亨州本宋羈縻霸州地皆在今四川茂州保縣

黄河清

乾寧軍言河清踰八百里凡七晝夜詔以乾寧軍為清州

戊子 二年春正月壬子朔受八寶于大慶殿赦

先是有玉印六寸龜紐獻者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詔名鎮國寶至是又得良玉工帝命作六寶以合秦制天子六璽之數與受命鎮國通曰八寶蔡京

驕而臣日論雖
欲不亡得乎

特上表賀京又奏甘露祥雲靈芝瑞穀雙頭蓮連理木牛生麒麟禽產鳳凰不可勝數輒拜表稱賀

二月以葉夢得為翰林學士

夢得初用蔡京薦為吏部員外郎京罷相趙挺之更其所行及京再相復反前政夢得入對因言事不過可不可二者而已以為可而出于陛下則今日不應廢以為不可而不出于陛下則今日不可復令徒以大臣進退為可否無乃陛下未有了然于胸中乎帝

悦以為起居郎遂進學士

夏五月庚戌朔日食

童貫復洮州詔加貫檢校司空

先是以八寶恩加貫節度使內臣建節始此及是貫捷至復有是命百官表賀帝以玉帶賜蔡京貫尋復積石軍

有二一為唐置本静邊鎮一為宋置本溪哥城俱在今蘭州府河州西易鎮奉寧貫以奉寧節度易鎮洮州恃功驕恣選置將吏皆取中旨不復闗朝廷

蔡京不悦

秋七月以林攄為中書侍郎余深為尚書左丞

深為中丞時攄知開封府同治妖人張懷素獄事懷素謀反事具前多連蔡京二人曲為掩覆凡獄辭及交通書問

有及京者輙取焚之京深德二人故力引之

皇后王氏崩謚靖和

冬十二月葬靖和皇后

安化即撫水州注見前諸州蠻內附詔以張莊為黔南經畧安

撫使

知桂州張莊奏安化上三州一鎮宋史蠻夷傳撫水蠻酋皆蒙姓有上中下三房及北遐一鎮三州蓋即三房也諸蠻納土共五萬一千一百餘戸二十六萬二千餘人幅員九千餘里又奏寛樂州安沙州譜州四州七原等州王祖道張莊鑿空開邊指名州縣率多虛妄不久即廢今據宋史地理志邕州羈縻州有歸樂七原二州俱屬右江道寛樂或即歸樂之訛餘無考納土計二萬人一十六州三十三縣五千餘峝幅員萬里

蔡京帥百官表賀詔莊兼黔南經畧安撫使

詔以孔伋從祀孔子廟

己丑三年春三月張康國暴卒

康國始因附蔡京而進及在樞府寖為崖異時帝惡京專愎陰令康國阻其姦且許以相京忌康國遂引吴執中為中丞執中將論康國康國先知之旦奏事留白帝曰執中今日入對必為京論臣臣避位既而執中對果陳其事帝怒黜執中知除州至是康國因朝退趨殿廬得疾仰天吐舌舁至待漏院卒或疑中毒云

謫右正言陳禾字秀實鄞人監信州酒稅

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事中丞盧航表裏為姦搢紳側目陳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遂上書劾貫經臣怙寵弄權之罪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卻

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賈等相率前訴謂國家極治安得如此不祥語邪遂奏禾狂妄謫監信州酒稅

夏四月林摅有罪免

集英臚唱貢士摅當傳姓名不識甄盎字帝笑曰御誤邪摅不謝而語詆同列御史論其寡學倨傲不恭失人臣禮黜知滁州久之自揚州徙大名道過闕為帝言頃使遼見其國中攜貳若康而有之勢無不可蓋欲報其辱也帝由是始有北伐之意

巨姦柄政羣小盈廷亂黨狐朋其庸惡固無所不至然如薛昂之舉家避京私諱則不復知有人間羞恥事矣後時程松附韓侂胄而獻妾名松壽與此事異情同殆所謂無獨必有對也

以鄭居中知樞密院事管師仁同知院事余深為中書侍郎薛昂杭州人劉正夫為尚書左右丞

昂與余深林攄附蔡京最久昂至舉家為京避私諱或誤及之輒加笞責昂嘗誤及即自批其口

五月留孟翊于遠方

學官孟翊獻所畫卦象謂宋將中微有再受命之象亦更年號改官名變庶事以厭之帝不樂詔竄之遠方

六月蔡京有罪免

中丞石公弼殿中侍御史張克公字介仲楊翟人劾京罪惡章數十上京遂罷為太乙宮使時有郭天信字祐之開封人者以方伎得親幸深以京為非每奏天文必指陳以撼京密白日中有黑子帝為之恐後屢白不已上始疑京故罷

以何執中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執中一意謹事蔡京遂代為首相太學生陳朝老詣

闕上書曰陛下知蔡京之姦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黯然失望執中雖不敢若京之蠹國害民然碌碌常質初無過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臟腑受沴已深豈庸庸之醫所能起乎執中曩緣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遽俾之經體贊元是猶以蚉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而眷注益異

冬十一月詔蔡京以太師致仕留京師

提舉修英宗實録改封楚國公朝朔望石
公弼言京盤旋京師餘威震于羣臣願持必斷
之決以消後悔殿中侍御史洪彦昇字仲達饒州樂平人
言京假紹述之名一切更張敗壞先朝法度朋
奸誤國公私困弊既已上印而偃蹇都城上憑
眷頋之恩中懐跋扈之志願早賜英斷遣之
出京殿中侍御史毛注字聖可衢州府西安人言京擅持
威福動揺中外以翰林學士葉夢得為腹心交

植黨與帝為逐夢得而還注為侍御史京遂致仕注

復極論京受孟翊妖姦之書與逆人張懷素游處引

凶朋林攄置政府用所親宋喬年字仙民庠之孫尸京等事

太學生陳朝老亦疏京惡十四事乞投畀遠方以禦

魑魅皆不報

禮書成

尋又置禮制局命劉昞討論古今宮室車服器用昏

喪冠祭沿革制度及更置郊廟禋祀之器為五禮新

儀頒行天下

庚寅四年春正月以余深為門下侍郎張商英為中書侍郎侯蒙同知樞密院事

蔡京既免商英自峽州起知杭州過闕賜對因奏曰神宗修建法度務以去大害興大利今誠一一舉行則盡紹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變但不失其意足矣遂留居政府帝嘗從容問蒙曰蔡京何如人也蒙對曰使京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帝使客伺京

所為京聞而銜之

夏五月立詞學兼茂科

帝以宏詞科不足以致文學之士改立詞學兼茂科歲附貢士院試去檄書而增制誥中格則授館職歲不過五人

彗出奎婁詔直言闕失貶蔡京為太子少保出居杭州

帝以彗出奎婁間避殿減膳令侍從官直言指陳闕失石公弼等遂極論京罪張克公亦論京輔政八年

權震海内不孰不忠凡數十事毛注又論京罪積惡大天人交譴雖罷相致政猶怙恩恃寵偃居賜第以致上天威怒推原其咎實在于京考京之罪葢不可以縷數陛下去黨碑以開自新之路京疾其異已而别為禁防陛下頒明詔以來天下之言京惡其議已而重致于法以嚴刑峻罰脇持海内以美官重祿交結人心錢鈔屢更而商賈不行邊事數興而國力大匱聲焰所震中外憤疾宜早令去國消弭天變奏上

張商英始以力排元祐諸臣遂得進用且黨章惇而媚蔡京本非方正自持者其後因稍自立異漸為奸黨所不容而一時物

乃出知杭州余深與蔡京結為死黨京既去國深不自安上疏乞罷乃出知杭州

貶王祖道為昭信節度副使放張莊于永州

討妄言拓地之罪也

六月以張商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蔡京久盜國柄中外怨疾見商英能立異同更稱為賢帝因人望而相之時久旱彗星中天商英受命是

夕彗不見明日雨帝大喜因大書商霖二字賜之

秋七月罷方田

望翕然歸之衆論波靡實無足為定評也及以彗隱雨降為商英拜相之應尤誣罔可笑史冊流傳適見其無識耳

九月丙寅朔日食

冬十月立貴妃鄭氏為皇后

后本欽聖殿押班初帝位端王常朝欽聖太后太后命供侍及帝即位遂以賜帝后性端謹善順承帝意好觀書章奏能自製帝愛其才寵冠後宮竟立為后

鄭居中罷以吳居厚知樞密院事

蔡京之免居中自許必得相帝覺之不果用至是復以外戚罷

商英初相大革蔡京弊事未嘗不足以稍蘇民困乃凡有所為先于公座誦言不過欲假以沽取名譽史稱其意廣才疎猶未窺其底裏也

辛卯 政和元年秋八月張商英罷

商英為政持平謂蔡京雖名紹述但借以刦制人主禁錮士大夫耳于是大革弊事改京所鑄當十大錢為當三（夾錫錢亦罷）以平泉貨復轉般倉以罷直達行鹽鈔法以通商旅蠲橫歛以寛民力勸帝節華侈息土木抑倖僥帝頗嚴憚之（嘗葺升平樓戒主者遇丞相導騎至必匿匠樓下）時稱商英忠直然意廣才疎凡所當為先于公座誦言故不使者得預為計初何執中與蔡京同相凡營立

皆預議至是惡商英出己上與鄭居中日夜醞織其短先使言者論其門下客唐庚（字子西眉州丹稜人商英薦其才提舉京畿當平）竄知惠州會商英與天信往來（初帝在潛邸天信言當居天位及即位頗眷寵之商英因與往來）事覺居中因諷中丞張克公并論之遂罷政出知河南府尋貶為崇信軍節度副使

九月遣端明學士鄭允中及童貫使遼

童貫既得志于西羌遂謂遼亦可圖因請使遼以覘之乃以鄭允中充賀遼主生辰使而以貫副之或言

以官官為上介國無人乎帝曰契丹聞貫破羌故欲見之因使覘其國策之善者也遂行

冬十月羈管陳瓘于台州

瓘以忤蔡京竄郴州瓘子正彙在杭訟京有動搖東宮迹杭州蔡薿執送京師陰告京俾為計事下開封府併逮治瓘尸李孝壽字景山迪弟及之子逼使證其妄瓘曰正彙聞京將不利社稷傳于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為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

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為京之姦邪必為國禍瓘固嘗論之于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內侍黃經臣莅鞫聞其詞失聲太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告失實流海上瓘安置通州瓘嘗撰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為相取其書既上而商英罷瓘又徙台州何執中起遷人石㦛曰台州欲置瓘以必死㦛至執瓘至庭大陳獄具將脅以死瓘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主邪㦛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留瓘曰然則何用許使君知尊堯集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為堯主上為舜尊堯何

得為罪時相學術短淺為人所愚呂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惟慚揖擁使退所以容辱百端終不能害執中怒罷惟璀平生論京兄弟皆披摘其處心發露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

童貫以遼李良嗣來命為秘書丞賜姓趙

燕人馬植本遼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汙而內亂不齒于人童貫使遼道盧溝即今盧溝河在順天府西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見貫貫與語大奇之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植即獻策曰女真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涉海結好

女真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一旦啓之懼非中國之利不聽帝召問之植對曰遼國必亡陛下念舊民遭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責以治伐亂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萬一女真得志先發制人後發制于人事不侔矣帝嘉納之賜姓趙氏以爲秘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

壬辰二年春正月詔元符上書邪等人不得除監司

二月復蔡京太師賜第京師

京自杭州召還帝宴之于內苑太清樓

夏四月復行方田

五月詔蔡京三日一至都堂議事

京患言者議已乃作御筆密進而丐帝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托以行至有不類帝書者羣下亦莫敢言由是貴戚近臣爭相請求至使中人楊球代書號曰書楊京復病之而

亦不能上矣

秋九月更定官名

蔡京率意自用欲更置官名以繼元豐之政乃首更開封守臣為尹牧由是府分六曹以士戶儀兵刑工為次縣分六案如六曹之次內侍省職悉倣機廷之號宋初內得省官有內客省使延福宮使等名政和二年以通侍大夫正侍大夫等名易之修六尚局宋史職官志殿中省凡總六局曰尚食尚藥尚醞尚衣尚舍尚輦然皆不隸于本省崇寧二年乃營殿中省蔡京修成六尚局敕令格式六十卷建三衛親衛勳衛翊衛郎秩比大中大夫遂詔太師太傅

太保古三公之官今為三師古無此稱今依三代為三公為真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主兵之任皆非三公並宜罷仍立三孤為次相之任更侍中為左輔中書令為右弼尚書左僕射為太宰兼門下侍郎右僕射為少宰兼中書侍郎罷尚書令及文武勲官而以太尉冠武階然是時員既濫冗名且紊雜甚者走馬承受升擁使華黃冠道流亦濫朝品

元豐之制至此大壞

冬十一月受元圭于大慶殿赦

時民間有得玉圭來獻者帝御殿受賀蔡京封魯國公

執政皆進爵

十二月加童貫太尉

癸巳三年春正月追封王安石為舒王安石子雱為臨川

伯從祀孔子廟

時新廟成于正月元旦舍菜仲春仲秋上丁舍奠以

兖國鄒國公及舒王配享殿上頒辟雍大成殿名于

諸路州學

二月太后劉氏自殺

帝以哲宗故曲加恩禮于后而后頗干預外事且以不謹聞帝與輔臣議將廢之而后已為左右所逼即簾鈎自縊死諡昭懷祔葬永泰陵

三月壬子朔日食

夏四月作玉清和陽宮

在福寧殿東奉安道象帝所生之地也

五月頒新燕樂

詔曰大晟之樂已薦之郊廟而未施之宴饗比令有司播之教坊試于殿庭無慆懘焦急之聲可頒之天下其舊樂悉禁

秋九月賜方士王老志濮州臨泉人號洞微先生王仔昔洪州人號通妙先生

老志初為小吏遇異人授以丹遂棄妻子結草廬田間為人言休咎多驗大僕卿王亶以名聞時帝方嚮

道術乃名至京師館于蔡京第嘗緘書一封至帝所啓視乃昔歲秋中與喬劉二妃燕好之語也由是益信之號為洞微先生朝士多從求書初若不可解者卒應者什八九其門如市京慮太甚頗以為戒老志亦謹畏乃奏禁絶之踰年而死保昔初隱于嵩山自言遇許遜（晉人字敬之家南昌少從吴猛得神方秘術初為旌陽令尋去官時斬除較蛇毒物以濟人）得大洞隱書豁落七元之法能道人未來事京薦之帝名見賜號沖隱處士篆符有驗進封通妙先

真宗天書之妄
尚造作一物以
欺世誣民至徽
宗有于青天白

生由是道家之事日興而仔昔恩寵寖加時朝臣戚里貴緣關
通中丞王安石上疏請自今招延山林道術之士當
責所屬保任宣名出入必令察視其所經由仍申嚴
臣庶往還之禁并言蔡京欺君僭上蠹國害民數事
帝欣然納之已而再疏京罪帝曰本欲即行卿章以
近天寧節俟過此當為卿罷京京伺知之大懼其子
攸日夕侍禁中泣拜懇祈帝為還安中翰林學士安中字履道中山曲陽人

冬十一月祀天于圜丘以天神降詔百官

帝南郊執大圭以道士百人執威儀前導蔡攸為執
綏官玉輅出南薰門帝忽曰玉津園東若有樓臺重

日萬目共覩之時君若臣忽作囈語不復顧旁觀非笑誕妄甚矣且南郊大祀而令道士百餘前道呼典禮蔑如視明禋如兒戲若非天奪其魄何荒唐至是耶

複是何處也攸即奏見雲間樓臺殿閣隱隱數重既而審視皆去地數十丈頃之帝又曰見人物否攸即奏有若道流童子持幡幢節蓋相繼而出雲間眉目歷歷可識遂以天神降詔告在位即其地建道宮名曰迎真作天真降臨示現記由是益信神仙之事矣

十二月詔求道教僊經于天下

女真阿古達自稱達貝勒 達貝勒舊作都勃極烈今改

初遼主如春州 當作長春州遼史地理志無春州續綱目誤長春州注見前 幸混

同江釣魚生女真部長在千里内者以故事皆來朝適遇頭魚宴遼史國語解上歲時釣魚得頭魚輒置酒張宴與頭鵞宴同續綱目誤作魚頭遼主命諸部次第起舞至阿古達辭不能但端立直視遼主諭之再三終不從他日遼主密諭北院樞密使蕭奉先天祚元妃之兄曰阿古達雄豪不常可托以邊事誅之否則必貽後患奉先曰彼麄人不知禮義且無大過而殺之恐傷向化心設有異志蕞爾小國亦何能為遼主乃止阿古達歸疑遼主知其異志且以

遼主淫酗不恤國政遂稱兵先併旁近族至是節度使烏雅舒卒金追贈康宗阿古達襲位為達貝勒遼使愛錫拉布往謂之曰何故不告喪阿古達曰有喪不能弔而乃以為罪乎愛錫拉布字達彌丹五院部人舊作阿息保達彌丹舊作特里典今改

甲午四年春正月置道階

時王老志王仔昔徐知常等得幸遂置道階先生處士等名秩比中大夫至將仕郎凡二十六級後又置道官二十六等有諸殿侍宸校籍授經以擬待制修

撰直閣之名

夏五月祭地祇于方澤

秋八月新作延福宮成

宮在大内北拱宸門外初蔡京欲以宮室媚帝召内侍童貫楊戩賈詳何訢藍從熙五人諷以内中逼窄之狀五人乃請因延福舊名而新作之五人分任工役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夸尚各為制度不務沿襲及成號延福五位東西配大内南北稍劣其東直景龍門西抵天波門其間殿閣亭臺相

望鑒池為海疏泉為湖鶴䳄鹿砦文禽竒獸孔雀諸栅跡尾動以數千嘉花名木類聚區别怪石巖壑幽勝宛若天成不類塵境既成帝自為文以記之其後又為村居野店酒肆青帘于其間每歲冬至後即放燈自東華門以北並不禁夜徙市民行鋪夾道以居縱博羣飲至上元後乃罷謂之先賞寻又跨舊城修築䟫延福第六位復跨城外浚濠作二橋橋下疊石為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外自通行不覺也名曰景龍江夾道皆植竒花珍木殿宇皆對峙焉

冬十月女真阿古達舉兵攻遼取寧江州遼置亦曰混同軍故城在今吉林烏喇北混同江東

遼主溺酗怠于政事每歲遣使市名鷹海東青于海

上道出生女真使者貪縱徵索無藝女真厭苦之烏雅舒嘗以遼主不遣阿蘇爲辭阿蘇奔遼事見前稍拒市鷹使者及阿古達襲位相繼遣普嘉努又名昱阿庫納源按普嘉努舊作蒲家奴今改後仿此實古納舊作習古乃今改後仿此等索阿蘇遼主終不許實古納歸具言遼主驕肆廢弛之狀阿古達乃名其所屬使備衝要建城堡修戎器遼主使御史愛錫拉布詰之阿古達曰我小國也事大國不敢廢禮大國德澤不施而逋逃是主以此字小能無望也乎

若還阿蘇朝貢如故不然城未已愛錫拉布還遼主發渾河在今奉天府承德縣南源出邊外下流至海城縣入邊即古小遼水也北諸軍益東北路統軍司阿古達聞之謂其下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我必先發制之無爲人制乃與薩哈子尼瑪哈後改名宗翰按尼瑪哈舊作粘沒喝今改後倣此等謀徵集所屬諸部兵九月皆會于拉林水注見前得二千五百人以遼之罪申告于天地傳梃而誓至遼界遇渤海軍攻金左翼遼兵直攻中軍遼耶律色實舊作謝十今改

墜馬阿古達射殺之衆從而進遼軍大奔蹂踐死者十七八薩哈在别部聞之使尼瑪哈及古紳完顔部人罕都之子後更名完顔希尹古紳舊作谷神罕都舊作歡都今改來賀勸稱帝阿古達曰一戰而勝遂稱大號何示人淺也進軍寧江州填塹攻城寧江人自東門出阿古達邀擊盡殪之遼統軍司以聞時遼主射鹿于慶州注見前畧不介意惟遣海州遼置今奉天府海城縣是刺史高仙壽應援十月朔寧江陷防禦使樂太師努努舊作奴今改被獲阿古達陰縱之使招

諭遼人遂引兵還初女真部民皆無徭役壯者悉為兵平居則漁畋射獵有警則下諸部徵之凡步騎之仗糗皆自備焉其部長曰貝勒行兵則稱曰明安穆昆明安猶千夫長穆昆猶百夫長也按貝勒舊作孛堇明安舊作猛安穆昆舊作謀克今並改後仿此

十一月遼遣都統蕭嗣先來先之弟伐女真阿古達迎戰于混同江遼軍大敗

遼主聞寧江州陷以司空蕭嗣先為東北路都統蕭托卜嘉鄂爾多國舅郡王高九之孫舊作撻不也鄂爾多舊作斡里朵今改副之發契丹奚軍三千及京中禁兵等七千屯珠赫舊作出河今改店

信賞必罰乃鼓勵將士之大權若賞不酬勞罰不當罪則彊場人皆解體誰復肯用命乎至士無鬬志以戰為徒死退可偷

今奉天府伯都訥城南有肇州故城舊名珠赫店金以此肇王迹故建州因名之後廢阿古達帥衆來禦未至混同江會夜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鳴鼓舉燧而行黎明至混同江遼兵方壞凌道阿古達選壯士十人擊走之遂登岸與遼兵遇會大風起塵埃蔽天乘風奮擊遼兵潰將士多死其獲免者十有七人樞密使蕭奉先懼嗣先得罪輒奏東征潰軍所至刦掠若不肆赦恐聚為患遼主從之嗣先但免官而已自是諸軍相謂

生遼政不修于此可見此自取滅

曰戰則有死無功退則有生無罪故士無鬭志遇敵輒潰遼人常言女真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 伯都訥舊作白都訥今改

遼圖哩舊作鐵驪今改部奚部族號遼建為州奚王和勒博一名斡字紐掄奚王特哩之後即蕭幹也舊作回离保紐掄舊作捘㜈特哩舊作忒鄰今改叛降女真已而逃歸

遼東北諸州多叛降女真奚王和勒博總知東路兵馬事亦率所部降之已而復逃歸于遼

以童貫為陜西經畧使

環州定遠大首領夏人李阿雅卜舊作訛哆今改以書遺其

國統軍梁多凌（舊作哆唆今改）曰我居漢二十年每見春廩既虛秋庾未積糧草轉輸例給空劵方春未秋士有飢色若徑擣定遠唾手可取既得定遠則旁十餘城不攻而下矣我儲穀累歲闕地藏之大兵之來斗糧無齎可坐而飽也多凌遂以萬人來迎轉運使任諒先知其謀募兵盡發窖穀多凌圍定遠失所藏越七日阿雅卜遂以其部萬餘歸夏夏主築臧底河城（宋延州有石堡砦在今延安府保安縣北砦旁有洑流名臧底河政和中夏人于此築城以扼要害）詔童貫為經畧以討之

乙未五年春正月女真完顏阿古達稱帝國號金是為金太祖

阿古達既屢勝遼其弟烏奇邁合里博第四子按烏奇邁舊作吳乞買今改後倣此率將佐勸其稱帝阿古達不許鄂蘭哈瑪爾阿庫納第八子按鄂蘭哈瑪爾舊作阿里哈邁今改後倣此舊普嘉努尼瑪哈等復以為言阿古達乃用楊朴遼東鐵州人策于正月朔即皇帝位且曰遼以賓鐵為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色尚白况所居安春水即今呼爾哈河在寧古塔城東南源出吉林烏喇東北流入混同江唐時謂之忽汗河金以後

謂之金水河金國語以金為安春水源于此因又謂之金源之上于是國號大金改元收國更名旻以烏奇邁為安班金史作版舊作諳班今改貝勒薩哈舍音阿庫納第五子後更名杲按舍音舊作斜也今改後仿此為古倫貝勒金史國語解云尊禮優崇得自由者所謂國相也按古倫貝勒舊作國論勃極烈今改後仿此

晏州唐置宋為羈縻州地在今敘州府興文縣夷反以趙遹為瀘南招討使平之

初知梅嶺砦宋置在今瀘州江安縣西南高公老之妻宗女也嘗出金玉罍飲晏州夷酋卜漏等漏心豔之會瀘帥賈

宗諒以斂竹木擾諸部且誣致其酋卜固謗等罪夷人咸怨漏遂相結因上元張燈襲破梅嶺砦虜公老妻及其器物四出剽掠梓州轉運使趙遹間之倍道趨瀘劾宗諒罷之詔康延魯代宗諒聽遹節制遹陰有專討意兵端益大于是詔發陝西軍三萬以遹爲招討使遹與别將馬覺張思正分道出期會于晏州漏據輪縛大囤即南壽山在今興文縣南其山崛起數百仞林箐深密諸村囤夷爲遹敗潰者悉赴之乃壘石樹柵以

守遵軍不能進巡檢种友直所部多思黔土丁習山險而山多猱遵乃用奇計以火猱攻囤遂克之遵遣士丁代蒙密緣崩石挽藤葛而上得猱數十頭束麻作炬灌以膏蠟縛于猱背暮夜復遣土丁負繩梯登崖顛乃縋梯下引人人銜枚挈猱蠟附而上比鷄鳴友直等迸力擁刀斧穿箐入及賊柵出火燃炬猱熱狂跳賊廬舍皆茅竹猱竄其上火輒發賊號呼奔撲猱益驚火益熾官軍鼓譟柵賊擾亂不能復抗赴火墜崖死者不可勝計斬數千人生擒卜漏晏州平拓地千里遵為建城砦畫疆畝募耕種且習戰守號曰勝兵

遼遣使如金議和金不從

遼主遣僧家努舊作僧家奴今改持書往金議和使為屬國金主遣薩喇舊作賽剌今改復書云若歸叛人阿蘇遷黃龍府于別地然後議之已而遼復遣耶律章嘉努等六人齎書使金斥金主名冀其降金主留其使五人獨遣章家努還報亦斥遼主名諭使降後遼又遣蕭薩喇如金金主復以書辭慢留之不遣章嘉努舊作張家奴薩喇舊作辭剌今改

金擊遼兵于達嚕噶舊作達魯古今改城遼黃龍府地大敗之

金主自將攻遼黃龍府進薄益州遼益州觀察屬黃龍府地在今奉天府開原縣界州人走保黃龍金取其餘民而去遼遣都統

鄂爾多舊作斡里朶今改左副統蕭伊蘇字圖敏國舅少父房之後舊作蕭乙薛圖敏舊作特免今改右副統耶律章嘉努字特們季父房之後特們舊作特末衍今改都監蕭色佛埒舊作蕭謝佛留今改將騎二十萬步卒七萬戍邊且屯田以為長久計金主聞之率衆趨達嚕噶城登高望遼兵顧謂左右曰遼兵心貳而情怯雖多不足畏遂趨高阜為陣摩囉歡烏雅尉長子後更名宗雄舊作謀良虎今改以右翼先馳遼左軍左軍卻羅索字斡里延完顏部人舊作婁室斡里延舊作斡里衍今改尼楚赫金室宗子舊作銀述可今改衝遼中堅陷

陳力戰尼瑪哈以中軍助之遼兵遂敗金兵乘勝追躡至其營會日已暮圍之黎明遼軍潰圍出金人逐北至阿嚕舊作阿婁今改岡遼步卒盡殪耕具皆為金所獲是役也遼人本欲屯田且戰且守故併其耕具皆失之

熙河將劉法敗夏人于古庫勒城名在今西安府碾伯縣北舊作古骨龍今改童貫遣熙和經畧使劉法將步騎十五萬出湟州秦鳳經畧使劉中武將兵五萬出會州貫以中軍駐蘭州為兩路聲援仲武至清水河在今蘭州府靖遠縣西築城屯

守而還城名德威在黃河東法與夏右廂軍戰于古庫勒大敗之斬首三千餘既而貫又使法與仲武合熙秦之師十萬攻夏仁多泉城城中力守以援不至遂降法受而屠之仁多泉城在西寧府西寧縣北

三月立定王桓為皇太子赦

桓帝長子顯恭皇后所生

以童貫領六路邊事

時永興鄜延環慶秦鳳涇原熙河各置經畧安撫司以貫總領之于是西兵之柄皆屬于貫

夏六月作三山大伾及居山汶子二小山也　大伾注見前居山一名紫金山汶子一名鳳凰山俱在今衛輝府濬縣東大伾之支隴也河橋

蔡京以孟昌齡為都水使者引河穿大伾及東北二小山分為二股合于下流因三山為址作天成聖功二橋屬濬州者名天成屬滑州者名聖功調役數十萬民不聊生至是畢工已而水漲橋壞

秋七月戊辰朔日食

八月作明堂

初元豐禮官以明堂寓大慶殿別請建立以盡嚴奉而未暇講求至是下詔內出圖式宣示于崇政殿且以明堂宜正臨丙方近東以據福德之地乃徙秘書省于宣德門東而以省地營之命蔡京為明堂使開局興工日役萬人至七年六月始成

遼伐金

遼主率蕃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北邊紀事遼長春州亦曰長春路長春州注見前命蕭呼都克守哈準太和宮分人遼紀作蕭奉先今依呼都克章努二傳呼

都先舊作胡篤哈準 舊作合术隱今改 為御營都統耶律章努副之以精兵二萬為先鋒餘分五部北出駱駝口 在今札賚特西北遼 為長春州北境 別以漢步騎三萬南出寧江州發數月糧期必滅女真

有星流出于柳

其光照地色赤黃有尾占者以為天子宗廟有喜國家建造宮室之祥蔡京率百官表賀

安置太子詹事陳邦光于池州

蔡京獻太子以大食國注見前琉璃酒器羅列宫庭太子怒曰天子大臣不聞以道義相訓乃持玩好之具蕩吾志耶命左右碎之京聞邦光實激太子諷言者擊逐之

九月金取遼黄龍府

金主攻黄龍府次混同江水深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才及馬腹遂克黄龍府遣蕭薩喇還遼曰若歸我

叛人阿蘇即當班師

遼軍渡混同江副都統耶律章奴作亂伏誅

遼師渡混同江章努與耶律淳妃弟蕭廸里（舊作諦里今改）及其甥蕭延留等謀迎立淳誘將士亡歸上京遣廸里以其謀告淳淳曰非此細事主上自有諸王當立北南面大臣不來而汝言及此何也密令左右拘之有頃遼主使行宫實達爾伊遜（遼著賬戶司有承應實達爾局官舊作小底乙信今改）持書言章努之謀淳即斬廸里攜其首單騎請

廣平淀遼史營衛志冬巴納曰廣平淀任永州東南地理志永州永昌軍務潢河南土河二水合流故號永州考土河即今老河發源喀爾心經敖漢翁牛特諸部落會于西拉木倫即史所云潢河也巴納遼四時遊獵行在所之稱按巴納舊作捺鉢今改後倣此待罪遼主遇之如初章奴知淳不見聽乃率麾下掠取上京府庫財物至祖州帥其黨告太祖廟數遼主過惡移檄州縣遂結渤海羣盜至數萬趨廣平犯行營不能克率衆北走欲順國女真阿固齊隸遼之熟女真舊作阿鶻產今改以三百騎一戰勝之擒其貴族二百餘人並斬以徇餘脫者皆奔女真

章努詐為使者欲奔女真為邏者所獲縛送行在腰斬于市

冬十一月金襲遼軍于呼卜圖岡方輿紀要在混同江西舊作護布答今改大敗之

金主聞遼出軍務西仰天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天祚親至奈何非人死戰莫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為福諸軍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金主遂率師迎敵遼主自將至圖

敵（舊作𩢎門今改）駙馬蕭特默等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至嚕琳濼（方輿紀要在遼黃龍府東北按嚕琳濼舊作斡鄰濼今改後仿此）金主行次約羅（屯名在黄龍府東按約羅舊作爻剌今改後仿此）與其臣謀曰遼兵號七十萬其鋒不可當吾軍遠來人馬疲乏宜駐于此深溝高壘以待之會獲遼督餉者知遼主以章努反西還已二日矣諸將乃乘怠擊之遂追遼主及于呼卜圖罔金主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左

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枕籍相屬百餘里獲輿輦帟幄兵械軍資他寶物馬牛不可勝計蕭特默焚營而遁金主亦引退

六年春正月遼將高永昌（渤海人）據遼陽以叛（丙申）

遼東京留守蕭保先嚴酷渤海苦之正月朔夜半有惡少年十餘乘酒執刀踰垣入府刺殺保先戸部使大公鼎（大定府人）聞亂即攝留守事與副留守高清明集奚漢兵千人盡捕斬之撫定其民裨將高永昌時以

徽宗崇信道術奸人即窺其欲而中之靈素参誕不經矯誣帝

兵三千屯八甒口（在奉天府承德縣東）見遼政日衰金兵方強遂誘渤海并戍卒入遼陽據之（旬日之間遠近響應有兵八千人）因僭號稱隆基元年遼主遣蕭罕嘉努張琳（瀋州人）討之

賜方士林靈素（字歲昌温州人）號通真達靈先生

靈素少從浮屠苦其師笞罵去為道士善妖幻往來淮泗間丐食僧寺苦之及王老志死後王仔昔寵亦衰帝訪方士于左階道籙徐知常知常以靈素對即名見靈素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為最高其治曰

藉蔡京輩佐其謬語創列仙班以為要寵之計是靈素之妖妄京實有以致之不獨徽宗庸闇受敝也

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稱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于世其弟號青華帝君者主東方攝領之又有仙官八百餘名今蔡京即左元仙伯王黼（初名甫字將明開封祥符人）即文華使鄭居中童貫等皆有名而已即仙卿褚慧下降佐帝君之治時劉貴妃方有寵靈素以為九華玉真安妃帝心獨喜其事甚加寵信賜號通真達靈先生賞賚無算為改溫州為應道軍靈素本無所能惟稍習五雷法名呼風霆間

禱雨有小驗而已

以童貫為陝西兩河宣撫使

渭州將种師道字彝叔世衡之孫克夏臧底河城

先是王厚與劉仲武合涇原鄜延環慶之師攻夏臧底河城敗績死者十四五秦鳳等三將全軍皆没厚重賂童貫匿不以聞未幾夏人大掠蕭關而去至是師道以兵攻城八日而克之

閏月立道學

從林靈素之言也尋詔太學辟雍各置内經道德經

莊列博士二員以內經道德經為大經莊列為小經升貢及三歲大比法同科舉又用蔡京言集古今道教事為紀志賜名道史

二月作上清寶籙宮成

帝于景龍門汴京北面中門對晨暉門延福宮東門名作上清寶籙宮密連禁署宮中山包平地環以佳木清流列諸館舍臺閣多以美材為楹棟不施五采有自然之勝上下立亭宇不可勝計帝時登皇城下視之由是開景龍門城上作複道通寶籙宮以便齋醮之事

夏四月金人攻高永昌殺之遂取遼東京州縣

永昌使人求援于金且曰願併力以取遼金主使呼實布（完顏部人按呼實布舊作胡沙補今改後倣此）謂永昌曰同力取遼固可東京近地汝輒據之以僭大號則不可若能歸款當受王爵永昌不從金主乃遣斡魯（韓國公和卓子）帥諸軍攻永昌時遼張琳等討永昌久不克斡魯與戰敗之遂取瀋州（遼置今奉天府是）永昌大懼率衆拒金遇于活水（即瀋水在奉天府承德縣南源出縣東下流入渾河）金師既濟永昌之軍不戰

而卻逐北至遼陽城下明日永昌盡帥其衆與金戰又大敗遂以五千騎奔長松（地名方輿紀要在遼陽東）遼陽人托卜嘉（又曰大臭按托卜嘉舊作塔不野今改後仿此）執永昌以獻金主殺之于是遼之東京州縣及南路繫遼女真皆降于金金主以斡魯為南路都統沃稜（舊作斡倫今改後仿此）知東京事

何執中罷

執中輔政一紀年高疾甚賜之寬告尋以太傅就第朝朔望儀物廩稍一如居位時未幾卒執中嘗為端

人主進退大臣秉公剛斷原無難他人伺察況蔡京行事亂國

王侍講故終始恩遇不替然無所建明惟以謙畏迎
主意贊飾太平而已

詔蔡京三日一朝總治三省事

京改都堂為公相廳詔京總治三省正公相位

五月以鄭居中為少保太宰劉正夫為少宰鄧洵武知
樞密院事

時蔡京大興工役民不聊生變亂法度吏無所師鄭
居中每為帝言帝亦惡京專乃拜居中太宰使伺察

皆知非曖昧隱微可比又何待陰伺而得之蓋徽宗雖惡京專而未必果于斥責特因居中輩所論姑以此為詗伺之計耳乃居中輩承命以後亦不聞別有糾陳則亦依違順時之小人烏足任辨奸去佞之責耶

之又以正夫議論數與京異拜為少宰居中存紀綱守格令抑僥倖振淹滯士論翕然望治正夫能迎時上下持祿養權入相半歲即以疾致仕後二年鄧洵武亦卒鄧氏自綰以來世濟其奸而洵武阿二蔡尤力京之敗亂天下禍源自洵武始焉

六月遼以耶律淳為都元帥

秋九月帝詣玉清和陽宮上徽號于上帝赦

帝奉玉冊玉寶如玉清和陽宮上玉帝尊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詔天下洞

天福地修建宫觀塑造聖像尋又上地祇徽號曰承天效法厚徳光大后土皇地祇上寳册儀禮一如上帝尋改宫名為玉清神霄宫又鑄神霄九鼎安置于上清寳籙宫之神霄殿

冬十月夏人寇涇原屠靖夏城

夏大舉攻涇原靖夏城時久無雪夏先使數萬騎繞城踐塵漲天乃潛穿壕為地道入城中城遂陷屠之而去

丁酉七年春二月大理注見前入貢

廣州觀察使黄璘潭州湘鄉人誘大理入貢詭以其主段和譽為雲南節度使封大理國王已而知桂州周穜劾璘詐昌璘遂得罪

帝幸上清寶籙宫命林靈素講道經

時道士皆有俸每一觀給田亦不下數百千頃凡設大齋輒費緡錢數萬貧下之人多買青布幅巾以赴日得一飫餐而襯施錢三百謂之千道會且令士庶人聽靈素講經帝為設幄其側靈素據高座使人于

自漢以後多有上其君尊號者以廷臣而妄議人主崇稱且不可為訓徽宗乃諷道士上表冊為教主道君尤史冊所僅見蔑九五之尊而甘從異端之號名

下再拜請問然所言無殊絕者時時雜以滑稽媟語上下為大閧笑莫有君臣之禮復令吏民詣宮授神霄秘籙朝士嗜進者亦靡然趨之

夏六月道籙院上章冊帝為教主道君皇帝

帝諷道籙院曰朕乃上帝元子為太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劉定之曰金狄指佛而言也佛之徒謂佛身體面貌皆若金色故徽宗云遂懇上帝願為人主令天下歸於正道卿等可冊朕為教主道君皇帝于是道籙院上表冊之然止於道教

不正而詭無稽不祥孰甚焉置以此事假手羽流致道籙奸詭肆行無忌動輒造為帝誥以快其私亦何異教猱升木乎

艮嶽植産之資所需有幾何至越海度江毁橋梁鑿城郭而致且司以專官聚帑滋累蔡京雖

章疏内用 宋制廢后入道謂之敎主故郭后曰金庭敎主孟后曰華陽敎主時孟后在瑶華宫遂去敎主之稱以避尊號

秋七月置提舉御前人船所

時東南監司郡官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但送物至都計會宦者以獻大率靈壁 宋縣今屬鳳陽府縣有磬石山 大湖 具區也 慈谿 唐置今屬寧波府 武康 注見前 諸石二浙奇竹異花海錯福建荔枝 與下龍眼柳實注俱見前 橄欖 一名南諫亦曰味諫亦曰諫果江南呼為青果 龍眼南海柳實登萊文石湖湘文竹

實尊寺之徽宗亦豈得辭咎至于所在騷擾民怨沸騰藉曰未知猶可諉為有司奉行之過乃既察其弊端取凭御降欲便民而擾害如故曾未聞稍懲其罪徒知而不能行又何為者耶

四川佳果木皆越海渡江毀橋梁鑿城郭而至植之皆生而異味珍苞則以健步捷走雖甚遠數日即達色香未變也至是蔡京又言陛下無聲色犬馬之奉所尚者山林間物乃人之所棄但有司奉行之過因以致擾願節其浮濫乃請作提舉淮浙人船所命内侍鄧文誥領之詔自後有所用即從御前降下乃如數貢餘不許妄進意欲以便民而實擾害如故

熙河環慶涇原地震

旬日不止壞城壁廬舍壓死者甚衆

八月鄭居中罷

居中與蔡京不相能至是以母喪去位京以居中王珪壻也乃使蔡確子懋即蔡謂重理定策事遂追封確清源郡王御製文立石墓前欲借是撼居中然卒不能害未幾居中起復為太宰已而復請終喪

遼置怨軍

遼主自燕至陰涼河在今札魯特右翼西北遼史地理志上京道有陰涼河即此

募遼東人為兵使報怨于女真號曰怨軍凡八營屯
衛州當作渭州遼置廢址在今錦州府寧遠縣界蒺藜山方輿紀要在寧遠縣邊外以
渤海鐵州遼置故城在今奉天府蓋平縣人郭藥師等為帥
冬十一月命蔡京五日一赴都堂治事以余深為少宰
白時中為中書侍郎
深諂附蔡京結為死黨京復用事引為門下侍郎遂
拜少宰
十二月方士王仔昔下獄死

仔昔倨傲而藐帝待以客禮故遇宦侍若童奴又欲羣道士皆宗已林靈素忌之乃與宦者馮浩誣以言語怨望下獄死

有星如月南行

帝言天神降于坤寧殿詔示百官

帝惑于林靈素之言建宮觀徧天下又造青華帝君正晝臨壇及火龍神劒夜降內宮之事託天神臨降造帝誥天書雲篆務以惑世欺衆其說妄誕不可究

質宦者道士有所不快必託為帝語則莫不如志尋加靈素號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張虛白通元冲妙先生視中大夫出入呵引至與諸王爭道都人稱曰道家兩府其徒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

以童貫領樞密院事

內侍自古無賜坐者時貫加開府儀同三司領樞密院每春秋大燕則坐于執政之上日與宰相同班進呈畢即自屏後入內復易窄衫與羣閹為伍出則為

大臣當體貌之禮入則爲近侍執使令之役古所未有也

作萬歲山故址在今開封府城東北隅

初帝以未得嗣子爲念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出入禁中言京師西北隅地協堪輿倘形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爲數仞岡阜已而後宫生子漸多帝甚喜始信道教于是蔡絛倡爲異聞謂有珠星璧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以逢迎之遂竭國力

以經營土木之工至是又命户部侍郎孟揆于上清寶籙宫東築山以像餘杭之鳳凰山在杭州府城南方輿紀要山岩逶迤左瞰大江如鳳凰欲飛故名號曰萬歳

竄侍御史黄葆光字元暉徽州黟人于昭州

初葆光為左司諫始䓗職即言三省吏猥多乞非元豐舊制者一切革去蔡京怒其異已密白帝降内批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為衰亂減省之計徙為符寶郎明年復拜侍御史至是大旱帝以為念葆光上疏言

蔡京彊悍自專侈大過制無君臣之分鄭居中余深依違畏避不能任天下之責故致此異疏上不報京權勢震赫舉朝結舌䟽光獨出力攻之京懼中以他事竄之昭州

遼耶律淳及金將烏楞古金宗室子按烏楞古舊作斡魯古今改後仿此戰于蒺藜山敗走金遂取遼八州

遼主命淳會四路兵馬防秋淳遣金咸州遼置故城在今奉天府鐵嶺縣都統烏楞古書議和烏楞古告于金主金主猶

以歸薩喇及阿蘇爲言淳軍至蔟蔡山烏楞古及知東京事沃稜等進攻顯州遼置今錦州府廣寧縣是遼怨軍帥郭藥師來夜進襲烏楞古擊走之遂與淳戰淳敗走烏楞古追至額勒錦舊作河里真今改陂方輿紀要在廣寧北遂拔顯州于是乾懿壕徽成川惠七州皆遼置乾懿川壕四州故城皆在今廣寧縣境徽州今仍爲州屬奉天府成州故城在今錦州府義州惠州故城在今喀喇沁右翼皆降金

金遣使如遼

楊朴言于金主曰自古英雄開國每先得大國封册

金主從之使至遼時遼東諸州盜賊蜂起掠民以充食樞密使蕭奉先等勸遼主許之

戊戌 重和元年春正月作定命寶成

于闐上美玉踰二尺帝命製寶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篆以魚蟲制作之工幾于秦璽號曰定命寶合前八寶為九寶以定命寶為首且曰八寶者國之神器至于定命乃我所自制也寶成帝御殿受賀肆赦

以王黼為尚書左丞

黼美風姿有口辯寡學術而多智善佞初以何執中薦累官左司諫張商英為相寖失帝意帝遣使以玉環賜蔡京于杭黼覘知之因數條奏京所行政事并擊商英及京復相徳其助己歲中三遷為御史中丞黼欲京專國遂疏執中二十罪已而改翰林學士會京與鄭居中不合黼復內交居中京由是怨之徙為戶部尚書將陷以罪黼以計獲免還為學士承旨遂

入政府

二月遣武義大夫馬政（熙和人）浮海使金約夾攻遼

建隆中女真嘗自其國之蘇州（遼以南蘇地置南蘇注見前）泛海至登州賣馬故道猶存至是有漢人高藥師者泛海來言女真建國屢破遼師登州守臣王師中以聞詔蔡京童貫共議命師中募人同藥師等齎市馬詔以往不能達而還帝乃復委童貫選人使之遂使武義大夫（金史作登州防禦使東都事畧作登州都巡檢）馬政同藥師由海道如

金政言于金主曰主上聞貴朝攻破契丹五十餘城欲與通好共行弔伐若允許後當遣使來議通金好自此始

夏五月壬午朔日食

秋八月以童貫為太保

九月掖庭大火

自甲夜達曉大雨如傾火益熾凡爇五千餘間𮪍後廣聖宮及宮人所居幾盡焚死者甚衆

閏月立周恭帝後

詔周柴氏後已封崇義公復立恭帝後以為宣義郎

監周陵廟世世為國三恪

冬十二月置裕民局尋罷之

醴泉觀使兼侍讀徐處仁言水旱之餘賦役繁

重宜會一歲財用之數量入為出帝稱善詔置

裕民局討論振兵裕民之道以處仁詳定蔡京

不悅局尋罷

遼大饑人相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八十